

吳克文與戰後澎湖鸞堂的發展

許玉河

一、前言

清咸豐元年（1851）媽宮地區的文人學士爲了消災解劫、匡正人心，乃成立一社團曰普勸社，週流於澎湖各市鎮鄉村廟宇宣講善書改善風俗。¹咸豐3年普勸社設置木筆沙盤扶鸞，成爲澎湖第一個鸞堂，廣行宣講與救濟。光緒11年（1885）中法戰爭，媽宮遭受戰亂波及，鸞堂的活動因而停止。光緒13年以林介仁爲首的地方士紳重整鸞務復興宣講，並將普勸社改號爲一新社。光緒18年一新社著造澎湖鸞堂的首部善書《覺悟選新》。²1895年一新社諸人爲避中日戰禍，乃將鸞堂扶鸞的地點遷移至文澳莊家，中秋後才搬回媽宮澄源堂繼續鸞務。³

清代台灣民間吸食鴉片煙的風俗甚爲普遍，尤其是1860年台灣開港後，鴉片成爲最大宗的進口貨品，吸食鴉片成當時的一大社會問題。由明治32年（1899）9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台吸食鴉片的人口共有111,302人，佔全台2,629,281人的4.23%。澎湖吸食鴉片的人口也有1680人，佔總人口數51006人的3.29%。⁴明治31年冬（1898），台灣本島鸞堂傳言關聖帝君降壇大顯神威，肅清鴉片煙毒，一時戒煙者甚多，蔚爲一股風

¹ 一新社，《覺，陪選新》，卷二，（澎湖：一新社，1978年1月再版），頁5。

² 一新社有許多學者認爲是台灣鸞堂之蒿始，《覺悟選新》也被認爲是全台首部善書，例如：宋光宇，〈解讀清末在台灣撰作的善書：覺悟選新〉，收錄於氏著《宗教與社會》，（台北：東大圖書，1995年5月），頁1～53；石井昌子，〈澎湖地區における鸞堂と寺廟〉，收錄於酒井忠夫編《台灣的宗教と中國文化》，（東京：風響社，1992），頁91～122。鄭志明則認爲，台灣的鸞堂有南、北二宗，南宗始於澎湖，北宗始於宜蘭，請參閱：鄭志明，《中國的善書與宗教》，（台北：學生書局，1993初版二刷），頁419。王見川認爲19世紀末、20世紀初台灣鸞堂林立的現象不是由一、兩個源頭發展出來的，而是多元的發展，《覺悟選新》也非台灣首著的善書。請參閱：王見川，〈清末日據初期台灣的鸞堂兼論儒宗神教的形成〉，《台北文獻》直字第112期，（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5年6月），頁49～83；〈台灣鸞堂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台灣史料研究》第6號，（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年8月），頁3～25；〈光復（1945）前台灣鸞堂著作善書名錄〉，收錄於《民間宗教》，第一輯，（台北：南天書局，1997年3月初版2刷），頁173～194。從上述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確定台灣的鸞堂是多元發展的，澎湖是獨立成一個系統，一新社所著的《覺悟選新》也非全台首部善書。然而，就目前所發現的史料而言，澎湖的一新社確實是澎湖鸞堂之淵源，《覺悟選新》也是澎湖鸞堂所著的首部善書。

³ 文澳於日治初期成立之歸化社從善堂，其鸞務即淵源於此。一新社名爲聖真寶殿，文澳歸化社從善堂爲表達其鸞務淵源於一新社也將廟宇取名爲聖真寶殿。

⁴ 程大學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第二冊，（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180。

潮。明治34年，台灣扶鸞祈禱戒煙之法也在一新社內展開。一新社乃設置符沙、甘露水供戒菸者服用。由於效果顯著，各地民眾紛紛來一新社祈求符沙、甘露水回去飲用，戒除鴉片煙癮者數以千計。⁵在這一股風潮的帶動下，澎湖地區的鸞堂如雨後春筍般陸續的出現。日治初期，在澎湖成立的鸞堂就有12堂之多。⁶

日治時期澎湖地區鸞堂快速的發展，除了扶鸞戒煙所帶動的風潮之外，士紳參與推動鸞堂的設立也是一大因素。龍門的洪明庭為清末的秀才，他曾參與湖西地區鸞堂的創設，如紅羅的向善堂（1901）、龍門的友善堂（1901）、菓葉的存養堂（1902）；石泉的許超然為塾師，他參與石泉的養善堂（1899）、文澳的從善堂（1902）、井垵的培善堂（1910）、山水的勸善堂（1921）等地鸞堂的開設。戰後澎湖鸞堂的發展則與西衛吳克文先生的參與有密切的關係。吳克文自謂其「參與了戰後澎湖地區60餘部善書的著造與校正工作」。⁷本文即試圖以吳克文先生為中心探討其與戰後澎湖鸞堂的發展。

二、西衛吳家的歷史

（一）吳家的歷史發展

西衛吳家開澎始祖—吳田，福建省同安縣礪口人，生於道光元年（1821）。吳田於中英鴉片戰爭期間為避戰禍，由金門駕舟來澎寄居西衛，並於媽宮一家商店專理批信帳項。吳田娶西衛王秤之女—王叢為妻，育有三子二女。長子吳等、次子吳賀、三子吳糧，長女吳強、幼女吳卻。吳田雖定居於澎湖西衛，也曾利用時間回故里省親數次。同治4年（1865）吳田回金門後，將次子吳賀安置於故里承接祖家之嗣續。為求生計之發展，吳田回澎湖後不久，即獨自一人前往台南謀職，仍為掌櫃理帳。同治6年（1867），吳田感染急症客死異鄉—台南，安葬於台南東門城外，享年四十七歲。⁸

吳田長子—吳等，字登第，生於道光29年（1849），幼年曾入私塾三年。父親吳田逝世時，吳等已在媽宮商場歷練多時，漸漸積有餘財。吳等26歲時娶妻許氏，然因

⁵ 一新社，《覺悟選新》，卷七，（澎湖：一新社，1978年1月再版），頁10。

⁶ 這12處鸞堂分別為：石泉日新社養善堂（1899），西衛極妙社新善堂（1901），紅羅洪家向善堂（1901），紅羅開鸞寺養性堂（1901），龍門友善堂（1901），菓葉陳善社存養堂（1902），文澳歸化社從善堂（1902），紅木埕濟眾社新民堂（1903），合界樂英堂（1904），內垵叶會社濟化堂（1905），隘門清新社勸善堂（1906），觀音亭由新社省善堂（1906）。請參閱一新社，《覺悟選新》，卷八，（澎湖：一新社，1978年1月再版），頁49～54。

⁷ 吳克文，〈金龍殿重建落成碑記〉，1991。

⁸ 吳克文，《吳氏家譜草稿》，手抄本、無頁碼。

女德不佳，最後以離婚收場。第二任妻子因患有夙疾，於海邊拾貝時不幸舊疾復發而溺斃。32歲再憑媒妁之言，娶西衛王家之養女，第三次婚姻終於有了圓滿的結果。此時吳等與三弟吳糧在媽宮合營「益發號」雜貨店（今馬公福德祠附近），販賣布類、米粉、麵線、豆類、竹器、瓷器等。明治30年（1897）兄弟二人向埔仔尾北町47番地許池租屋為店，此時益發號之店務已交由其子吳萬益、吳萬虎經營。爾後雜貨店增營菸酒、化妝品、文具、爆竹、肥料等，⁹業務蒸蒸日上。大正7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物價上漲，商場大利，遂於大正8年（1919）於西衛故居（今金龍殿）新建大廈。大正9年吳等與吳糧分爨，店務歸長房吳等經營，吳糧則分款回西衛務農。同年吳萬益、吳萬虎兩兄弟再行分家，此店改號為「吳益發商號」仍歸長房萬益經營；萬虎則另行租屋經營「新發商店」。¹⁰吳益發商號在吳萬益的經營之下穩定的成長，昭和4年（1929）澎湖台廈郊實業會館一水仙宮發起改築時，吳益發商號也捐金參與重建。¹¹新發商號的營運則不太樂觀。昭和6年吳萬虎因生意失敗，向澎湖銀行所借款項無力抵還，田宅均被銀行抵當。吳萬益念及吳家基業不得為外人所有，乃向澎湖銀行以日幣一千元分期付款，贖回吳萬虎被抵當之田宅，¹²。

吳萬益、號麗生，晚年皈依長齋法號道玄，是第二代長房吳等之長子，光緒八年生（1882）。吳萬益幼年時師從鄭用修（赤崁人）及媽宮清末秀才林介仁多年。自14歲起，跟隨父親吳等學習經理生意，16歲時已能獨當一面。27歲時（1908）吳益發商號已由其全面接手。在此期間，吳萬益與東衛鄉呂氏結婚（1899），並生下長男有德（1903）。吳家歷代夙尚儒風，吳萬益對長子有德的要求也甚為嚴格。吳有德除了接受日式教育之外，也利用時間拜吳慕德、紀雙抱、郭健秋、許晉櫻等名師研讀漢文。大正7年（1918）吳有德於馬公商業補習學校畢業後，由澎湖廳分派至媽宮公學校文澳及石泉分教室為教員。大正9年由於父親與叔父分家，遂辭去教職回來幫父親經營吳益發商號。同年娶陳省為妻。大正13年吳益發商號搬遷至北町115番地經營，販賣部擴大後獲利頗豐。昭和3年（1928）吳克文即在此地出生。翌年吳有德再娶，並於

⁹ 吳益發商號營業項目除了《吳氏家譜草稿》中的記載之外，尚見於大正二年的〈菸草小賣人指定申請書〉、〈爆竹販賣營業許可願〉，大正四年〈賣藥許可願〉、大正十一年〈酒類小賣人指定申請書〉、昭和三年〈肥料買賣營業免許願〉等文書，以及各年之〈景品附歲暮賣出許可願〉。

¹⁰ 吳克文，《吳氏家譜草稿》，手抄本、無頁碼。

¹¹ 〈水仙宮改築寄附金芳名及緣台會員名次〉，1929年。

¹² 吳克文，《吳氏家譜》，手抄本、無頁碼。據該家譜記載，當時白米每包六元三角，一千元可買150餘包之多。萬虎因傷心悲痛，於昭和10年逝世。

昭和5年（1930）轉往高雄鳳山一帶經商發展。吳有德的離開，讓吳萬益甚為悲痛，因而將吳家的希望寄託在孫兒吳克文身上。

吳克文為吳家開澎第五代，字子章、號藻卿，生於昭和3年（1928）。吳克文年幼之際，是吳益發商店的全盛時期，規模宏大、經濟富裕，因而得到祖父母之疼愛。三歲時父親再娶並搬至高雄居住，庭訓受祖父影響甚大。7歲時，在媽宮北甲瓊音書塾從師蔡瓊音授業先後七年，奠定其國學之基礎。8歲（1935）入馬公第一公學校，導師為紀雙抱，並從其研習書法。在馬公第一公學校求學期間，吳克文表現的十分傑出，年年擔任級長。1941年馬公國校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取高雄州立第一中學校，開始他在高雄的中學生涯。在高雄求學期間，吳克文的成績依然名列前茅，尤其在文史方面表現的更為突出。吳克文也利用閒暇，先後到鳳山探望父親兩次，寒暑假則回澎湖與祖父家人團聚。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社會展開了全面性嚴格的控制。在經濟措施方面，昭和15年（1940）前後媽宮地區共成立了21個同業者組合，¹³日本政府藉由這些組織控制民生物資，實行配給制度、防止戰時物價的波動，吳益發商號也加入了澎湖服裝商組合。昭和17年，吳益發商號開始辦理台北洋服生地澎湖配給所業務，生意尚可維持。昭和19年（1944）10月8日，盟軍飛機初臨馬公上空對停泊在馬公之船團投彈。10月13日再度空襲馬公之東町、西町及碼頭，¹⁴為了安全起見，吳萬益全家搬回西衛，商號的經營已呈停歇的情況。昭和20年，盟軍轟炸的次數更加頻繁，3月14日馬公受盟機大轟炸，東町、西町建築物及碼頭船舶都被炸毀，¹⁵吳益發商號也在此波空襲中受創，馬公幾成廢墟。

高雄的情勢也十分紊亂，自1944年起盟軍不斷的對高雄市區進行轟炸，高雄市內的居民多數搬遷至鄉下。在躲避空襲期間，吳克文罹患了登革熱。病痛的折磨已十分難受，此時吳克文又被徵調入營服役，後來雖因病除名回家療養，可說已是身心俱疲。面對疾病、戰爭所帶來的恐懼與不安，吳克文轉而尋求宗教信仰上的支持。此時適逢吳家觀音佛祖常到高雄降乩顯化、派藥方，吳克文不僅因此避過數次盟軍之攻擊，身體也逐漸恢復健康。吳克文因而發願若能平安回澎必開善堂著書濟世。¹⁶1945年

¹³ 澎湖廳，《昭和十五年澎湖廳統計概要》，1942，頁52～53。轉引自張玉璜，《媽宮（1604-1945）一個台灣傳統城鎮空間現代化變遷之研究》，（澎湖：文化中心，1998），頁195～196。

¹⁴ 許雪姬，《澎湖縣志（雜誌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130。

¹⁵ 許雪姬，《澎湖縣志（雜誌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130～132。

¹⁶ 吳克文，《吳氏家譜草稿》，手抄本、無頁碼。

8月15日日本投降，吳克文於8月21日回到澎湖實現他的承諾，展開了他的鸞堂事業。

（二）吳家先祖參與鸞堂的歷史

西衛吳家自開澎第二代的吳等開始參與鸞堂的活動。光緒17年（1891）吳等已加入一新社樂善堂，擔任迎禮生與救濟部勸捐生。¹⁷明治34年（1901）5月15日一新社諸君到城隍廟請求城隍爺為澎民救改鴉片煙毒，¹⁸5月27日澎湖境主靈應侯方降鸞公佈戒除鴉片條例六則，並設置符沙、甘露水供戒菸者服用，由於效果顯著，澎湖各地紛紛到一新社祈求符沙、聖水供鴉片煙癮者飲用。例如，西嶼小池角當地人民及信仰者於7月群集廟前，恭迎關聖帝君及醫治百病水，¹⁹網垵地區也是類似的情形。²⁰許多廟宇也於同時雕刻一新社主神文衡聖帝的金身奉祀於廟內。²¹吳等因受媽宮一新社樂善堂以清水解鴉片煙毒所帶動的熱潮，遂於1901年糾合江子丹、許徽音等於西衛鄭足之厝，開設極妙社新善堂，自任總理堂務（堂主）。極妙社新善堂開設之初，吳等先行整頓鸞務，宣講聖諭與善文，並訓練正鸞手李克德。翌年在石泉養善堂正鸞手許超然的協助下，請旨揮鸞完成《濟民寶筏》一書。1903年吳等又糾合同志於紅木埕武聖廟開設濟眾社新民堂，亦任正總董事（堂主）一職，當時參與新民堂的有極妙社新善堂的許徽音、紅羅罩向善堂的陳建成、一新社的宣講生康吟都、以及隘門清末秀才洪惟精、媽宮的高攀、後寮的葉成名等士紳，並完成濟眾社新民堂的首部善書《啓蒙玉律》。²²從新善堂與新民堂的例子，顯現了日治初期澎湖各鸞堂之間的互助合作，吳等也透過鸞堂的參與而擴大其人際關係網絡。

1904年吳等接掌一新社樂善堂救濟會，辦理慈善事業。救濟會的參與者約100餘人，每人按月捐資若干，由當年執事者按期徵收。救濟會對澎湖居民中困苦者按其貧

¹⁷ 一新社，《覺悟選新》，〈卷一〉，（澎湖：一新社，1978年1月再版），頁36～37。吳等在鸞堂所使用的姓名為吳品分。

¹⁸ 一新社，《覺悟選新》，卷七，（澎湖：一新社，1978年1月再版），頁5～6。

¹⁹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分公醫月報〉，明治34年15年保存第八卷第六門衛生公醫。轉引自許雪姬，《澎湖縣志》，〈雜誌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59；亦見范燕秋，〈軍略要地、殖民與澎湖的公共衛生－以日治初期醫療系統為分析主軸〉，收錄於《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文化局，2002年），頁133～134。

²⁰ 范燕秋，〈軍略要地、殖民與澎湖的公共衛生－以日治初期醫療系統為分析主軸〉，收錄於《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文化局，2002年），頁133～134。

²¹ 西衛宸威宮，後窟潭威靈殿、光明里靈光殿等廟的碑記記載皆於此時增祀文衡聖帝金身。

²² 濟眾社新民堂，《啓蒙玉律》，〈卷八 竹部〉，1903，木刻本，頁20～22。

窮程度造冊，分列階級逐月施給若干錢；或僱人拾字紙、煎茶給往來行人止渴、買便藥給人討用、施棺木、代無主孤墳祭供、慰問意外遭難者等等。²³ 1907年其事業已完全由子吳萬益接手，乃皈依先天教在媽宮城外的齋堂—進德堂拜黃歐昌惠為師，賜號品分，專心持齋受戒。

吳萬益因受父親吳等的影響，20歲（1901）即加入一新社擔任錄鸞生。²⁴ 26歲又參加觀音亭由新社省善堂，擔任錄鸞生並參與善書《覺世玉真》之著造。大正五年（1916）吳萬益以其子吳有德的名義向澎湖廳長澤井賴平提出宣講善文申請，自該年起每年5月至11月，每日下午7時至12時在西衛廟口宣講，當時使用的善書為《宣講集要》與《醒世金鐘》。²⁵ 大正10年（1921）吳等去世後，吳萬益繼任父親極妙社新善堂堂主之職，並完成《濟民仙槎》。大正12年再度繼任父親於紅木埕武聖廟濟眾社新民堂正董事一職兼錄鸞，並著有《啓蒙金篇》一書。²⁶

吳家除了成立鸞堂著書之外，也透過扶鸞的活動讓往生的親人降筆會面。1907年吳家的祖先開始於福善堂等鸞堂內降筆。10月吳田於福善堂降筆，與吳等、吳萬益父子會面，自謂「蒙恩主提攜，免去輪迴之苦，奉命於聚善所候任」。1908年福善堂真武大帝降筆，判吳等三世因果，對吳等本世之妻兒做了前因後果之剖析。「吳等因前世淫逸浪蕩，原本應被誅滅，後遇太白金星點醒，痛改前非，為人排難解紛、濟危扶困全婦女之名節。冥王乃判轉澎島，先前被淫之女轉為本世無緣之妻，而第二世夫妻緣分未盡，再結一世夫妻。皆為前世受吳等幫助之人，轉世為長子萬益與次子萬虎。」²⁷

1911年11月吳田於觀音亭由新社省善堂再度降筆：

年年今宵能到堂與孫兒會晤，幸喜爾父子近來知善好修。自戊申年咱鄉開堂為首，有功籍錄奏……去月廿六日恩主飭下陰曹聚善所，封爾祖父為潮州府汕頭

²³ 澎湖廳，《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一》，昭和二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版），頁19；吳克文，〈澎湖一新社聖真寶殿重建落成碑記〉，1978。

²⁴ 一新社，《覺悟選新》，〈卷一〉，（澎湖：一新社，1978年1月再版），頁37。吳萬益在鸞堂所使用的姓名為吳麗生。

²⁵ 〈善文宣講屆〉，手抄本、無頁碼。《醒世金鐘》為澎湖菓葉村陳善社存養堂於1902年所著造之善書。

²⁶ 濟眾社新民堂，《啓蒙金篇》，〈卷一〉，1923，手抄本無頁碼。

²⁷ 《本家記事簿》，手抄本、無頁碼。該本記事簿為吳萬益於1935年重抄，大部分記載了吳家祖先歷次降筆之內容或神祇降筆的諭示。

埔建昌街福神之職。今得榮陞，皆賴孫兒之善功福蔭，不然墜獄困苦就無今宵之談晤也！²⁸

1921年吳等逝世，翌年1月在吳萬益焚片請求下，吳等登鸞表示其目前正在西方極樂世界修練，希望萬益、萬虎昆仲能同心協力，孝養母親。5月吳等再次降筆勉勵兄弟二人多行善事、孝順母親。同年11月吳萬益、吳萬益的母親辭世。1923年吳氏於新民堂降筆會面：

……閻王念爾父功德堪嘉，而我今生頗亦不虧婦道，是以爲之改纜，以我一生之善功，又將爾父素誦積經文五千卷許之，使得風波頓息。時王即發余住在候輪所，今幸爾紹箕裘，倡首鸞台，重造寶筏，頗有善功……望爾兄弟和氣相從，莫謂（爲）蠅頭而乖骨肉，致使昆仲不睦……。²⁹

昭和6年吳萬益以日幣一千元爲吳萬虎抵還銀行之債款，除了不願吳家之產業落入他人之手外，往生的父母親透過鸞筆再三的訓勉昆仲二人要和氣同心，也應發揮不少的影響力。1933年吳等以「西方使者」之身分，再次降筆，除了勉勵吳萬益勤善積德之外，對吳有德留下妻兒離家往鳳山發展也要適時的訓飭，使其能回心悔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總督府爲使台人亦具有日本國民之愛國情操和犧牲精神，乃積極展開皇民化運動。皇民化的內容包括推動日語運動、鼓勵台人養成日式生活習慣及供奉日本神祇等。1940年2月11日日本政府公佈改姓名規則，在時勢的壓迫與官廳的慫恿下，吳家於1942年也改成日本姓名。³⁰ 1946年政府公佈「台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³¹ 5月吳家才恢復原有姓名。³² 皇民化運動採取嚴格又激烈的手段強制神宮大麻、正廳改善、寺廟整理等運動的推行，³³ 企圖消滅台灣民間傳統宗教

²⁸ 《本家記事簿》。

²⁹ 《本家記事簿》。

³⁰ 吳萬益的日名爲安田麗生、吳克文爲安田文雄。以安田爲姓，是祖籍地同安之「安」字及開澎湖吳田之「田」字所組合而成，以示飲水思源不忘本。

³¹ 顏其碩，《陋巷雜草》，作者自印，1969年，頁73。

³² 吳克文在《吳氏家譜草稿》內記載吳家於1947年5月恢復舊有姓名，然而從吳家的戶籍謄本來看是1946年5月22日，本文以戶籍謄本內之記載爲準。

³³ 陳玲蓉，《日據時期神道統治下的台灣宗教政策》，（台北：自立晚報，1992年），頁229~230。

信仰。雖然寺廟整理運動在澎湖並未採取任何的措施。³⁴澎湖許多鸞堂的活動也一直暗中進行著，但是極妙社新善堂自1941年6月新任觀音佛祖降筆以後，鸞堂的活動也在時局的壓迫下停止。³⁵

吳等、吳萬益父子倡建鸞堂，一方面可以勸化人心，維持家族在地方上的名望；另一方面也可以累積善功超拔自己的祖先，免去輪迴之苦。例如，吳田也因兩人所累積之功德，由聚善所榮升潮州府汕頭埔建昌街福神之職，累功轉任福昌縣城隍廟內為注祿司；吳田之祖父吳烈經也因子孫功升任西瀛城隍廟本境主靈應侯之職；吳等因本身倡建鸞堂，自別世以後直往西方天竺寺，為108名尊者中之第五十名。1946年《濟渡新鐘》告竣時，更陞格為第十名。超拔自己的祖先，可以視為陽世之子孫對已逝世親人盡「孝道」的延續。對吳等、吳萬益而言，參與鸞堂不僅成就了祖先，也成就了自己，己身之靈魂也將得到救贖。而吳克文更在耳濡目染之下，延續了吳家祖先走過的道路並加以發揚光大。

三、吳克文與福善堂的發展

（一）青年鸞手吳克文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後，21日吳克文由高雄返澎，吳萬益與吳克文祖孫二人即著手籌備開設鸞堂事宜。9月2日，吳萬益委由吳秀東招集薛中玉等八人學鸞，吳克文任正鸞手。9月15日吳克文學鸞成功，³⁶開始施方濟世。10月20日南天恩主降鸞賜號妙新社福善堂，23日正式開堂著造《濟渡新鐘》。妙新社福善堂可以說是極妙社新善堂的復興，吳氏祖孫二人不僅為福善堂的堂主與正鸞手，連開澎祖吳田之祖父一吳烈經此時也為玉帝冊封為西瀛之城隍，而擔任該書之鑒造總主宰之職，鸞堂家族化的色彩十分鮮明。1946年3月9日第一部善書《濟渡新鐘》告竣後，自4月起福善堂聘請昔日一新社樂善堂與聿新社寶善堂正鸞手陳采丹、高子南臨西衛宸威殿前宣講善書。新書告竣之期，吳家的祖先尋以往的模式陸續登鸞，吳經烈降筆表示因著書之功將轉往他處任職；吳田則轉任為洛陽縣城隍廟中速報司；吳等由西方天竺寺第五十名尊者升任為第十名；吳糧則由陰曹聚善所奉令升為同安縣福德正神之職。祖先不斷的

³⁴ 宮本延人，《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乩恕付否寺廟整理問題》，（日本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年初版一刷），頁87。

³⁵ 吳克文，〈金龍殿重建落成碑記〉，1991；《本家記事簿》自1941年6月新任觀音佛祖降筆之後，一直到1946年才有新的扶鸞紀錄。

³⁶ 當時吳克文只有18歲。

獲得超拔與榮升，吳克文扶鸞濟世的動機也更為強烈。此時吳萬益也追隨父親吳等的腳步在陳采丹的引進下，皈依先天教齋堂一進德堂，拜黃歐昌惠為師，持長齋修道養性。同年吳克文奉派為馬公國民學校教員，校長為紀雙抱，師生二人再續前緣。

台灣光復後社會秩序並未趨於穩定，民生經濟活動不振、天災頻仍。福善堂在完成《濟渡新鐘》後，有感於人心不安，擾攘兇年，欲挽回天日，非著書勸世不可，³⁷乃於1947先後完成《覺世妙化真經》與第二部善書《寶鑑銘新》。同年8月吳克文在縣政府舉辦之公教人員第一屆青年夏令營的結訓考試中，以第一名成績結業，受縣長徐昇平之賞識，調入縣政府秘書室為科員兼文書股股長。1948年2月在雙頭掛（興仁）蔡武、紀能尙的邀請下，吳克文及福善堂鸞生共八人往該里廟內揮鸞，預備開設鸞堂。3月吳克文再度率領鸞生十名，前往興仁里協助朱王廟開設「肇新社普善堂」，每個星期六夜晚扶鸞著書。在這段期間，逢農曆3、6、9的夜晚吳克文也擔任馬公城隍廟宣講社誘善堂之正鸞手著造《明化新篇》與宣講之工作。12月興仁里普善堂《啓化珠璣》一書告竣，朱王廟也因著書有功，由玉皇大帝降旨升號為「懋靈殿」。1949年吳克文與陳金鑾女士結婚，並為福善堂完成了《玉敕福緣感應消災經》，也為湖東開化社樂善堂校正《明新寶鑑》。同年10月，撫育他長大成人的祖父吳萬益逝世，出殯之際，吳克文特地延聘齋友李潔淨等九名主壇為祖父超拔，一新社樂善堂、武聖廟新民堂、懋靈殿普善堂等鸞友，馬公的齋堂一進德堂、三品堂、太和堂、坤儀堂以及齋教龍華派諸齋友均前來弔祭。

二次世界戰後，台灣百廢待舉，然而經濟秩序一直未能步上軌道。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開始時，台幣之發行額由8月的十六億五千萬元累進至二十八億九千七百萬元。1946年底已達五十三億元，1947年為一百七十一億元，1948年發行額漲至一千四百二十餘億元，1949年6月更高達五千二百七十餘億元之驚人數字。³⁸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紙鈔形同廢紙。吳家的事業在戰爭末期遭盟軍空襲時受創，營運已然停止；公務人員的薪水也十分微薄。經濟上的壓力，再加上姐夫葉維照的邀請，吳克文乃於1949年辭去公職，在姐夫所經營之高雄輪船公司擔任澎湖辦事處主任，並經營報關行，辦理光利、月光、南星、光進、復生等船務。1952年全省成立機帆船聯營處，臺航、高輪、和成、光華、興發五家聯營，由吳克文擔任澎湖處總務股長之職。可是好景

³⁷ 吳克文等，〈勸義捐刊刻善書啓〉，1948年3月15日。

³⁸ 李汝和，《台灣省通志-卷四 經濟志物價篇》第二冊，（台中：台灣省文獻會，1970年），頁182~183。

不常，1953年3月21日第三「海盛輪」在東吉嶼附近觸礁，24人不幸死亡；³⁹4月13日航行高馬線的聯盛輪也觸礁擱淺，再度造成27人死亡的慘劇。⁴⁰各方的指責紛至沓來，聯營處被迫解散。吳克文離職後，在親友的敦聘下於馬公自宅開設「樂英堂」書塾，利用夜間教讀《四書》、《古文觀止》、《幼學瓊林》、《尺牘》等先後九年，學生則來自四面八方，從西衛里逐漸的擴及馬公市區、西嶼、虎井、七美離島等地。

⁴¹ 1954年吳克文再入馬公國民學校為教員，不久又借調縣政府教育科，直到1987退休。

（二）福善堂的活動

經過十年的努力，吳克文與福善堂的聲名日益遠播。自1954年起吳克文與福善堂的鸞務也變得多元，不再侷限於單純的扶鸞著書與宣講。該年福善堂先後完成《孚佑帝祖靈籤》共60首，⁴²以及《仙祖藥籤》10科、120首供人祈求，福善堂的濟世活動廣受好評，香火日盛。澎湖元宵節盛行的「乞龜」與「猜燈謎」活動也陸續於福善堂開辦，增添福善堂對一般信眾的吸引力，入堂之眾與日俱增。⁴³1956年福善堂升號為「金龍殿」後，立即規劃建殿之舉，由吳克文獨出鉅資加以內外諸善信踴躍樂捐，乃將福善堂原來之吳宅拆除，重新建殿，歷經三年告竣。鎮殿主神奉祀南宮孚佑帝祖妙道天尊呂洞賓，後殿合祀至聖先師、文衡聖帝、慈濟真君、真武大帝、太白金星、八仙翁、南北斗星君。東配祀九天玄女七娘娘、天上聖母。西配祀司命灶君、福德正神。前殿奉祀三寶佛觀音佛祖、彌勒尊佛、韋馱、迦藍等諸佛菩薩。⁴⁴總計福善堂大小佛像七十餘尊，充分展現了台灣民間信仰的開放性與「多重至上神觀」。⁴⁵往後金龍殿

³⁹ 中央日報，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四版。轉引自許雪姬，《澎湖縣志（雜誌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151。

⁴⁰ 中央日報，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四版。轉引自許雪姬，《澎湖縣志（雜誌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152。又見張默予，《澎湖縣志（交通志）》，（澎湖：澎湖縣政府，1962），頁22。

⁴¹ 吳克文，〈樂英堂塾生名冊〉。該名冊的起訖時間為民國42年11月至50年11月止，就讀的學生來自西衛、虎井、西嶼、案山、石泉、白沙、七美等地，前後共有118人。

⁴² 福善堂，《福佑帝祖靈籤》，1954，手抄本無頁碼。

⁴³ 福善堂於1945年創堂時有鸞堂24名，1953年為144名，1960年已高達208人。堂生以有繳交堂費者為計算標準。

⁴⁴ 〈金龍殿重建落成碑記〉，1991。

⁴⁵ 鄭志明，〈台灣民間信仰的多重至上神觀〉，收錄於《宗教哲學》，第二卷第二期，1996年4月，頁135~155。

歷經歲月摧折，門前造柏油路幾次疊高已超過廟埕，1989年再次發起重建，並於1991年完工。

金龍殿於1959年改建完工，隨即將原有堂屋舊木料，在殿後之空地，以兩個月的時間新建功德堂一座，總經費五萬元全由吳克文獨立負擔。6月3日舉行大殿完工及功德堂行安祿位典禮，延仗釋潔淨師父等五位齋友誦經作供一天。功德堂係1957年春奉旨而設，以「福善開堂立德第一代正堂主吳麗生副堂主吳秀東暨鸞下仙逝諸善男信女祿位」為龍頭牌位，祀奉上列諸人以及在福善堂中祀理神明者有功者臨終安置之用。功德堂也提供堂外之人進主奉祀，然每一位先靈需進油香資新台幣一千元做為永久奉祀之費，並負擔當日聘請齋友誦經拔荐、安位、做供及果菜費。從《功德堂登記簿》所登記之名錄，自1959年至1992年止共有78位往生者進祿位於此，包括清代及日治初期澎湖名人蔡汝璧、太和堂之菜姑黃市等，而其中絕大多數為新善堂與福善堂之堂生。⁴⁶

1955年曾為吳克文祖父吳萬益逝世主壇做功德的齋友—李潔淨師父於紅羅開鸞寺出家。⁴⁷李潔淨原名李清河，安宅人、1897年生。李清河在出家之前已皈依長齋，經常到觀音亭朝拜禮佛，其對鸞堂著書勸世的活動也十分虔誠。安宅歸正社登善堂於1922年著造《新民寶篇》時，李清河已參加鸞堂並擔任走使生一職。日治末期皇民化運動壓抑台灣社會傳統的宗教活動，許多鸞堂的活動也因而被迫停止。此時安宅的鸞堂在李清河的主持下依然持續著，扶鸞的地點由謝家的祖厝轉移到李清河家中。戰後李清河糾合里人成立靜性堂，自任堂主並著有《金鐘醒世》一書。⁴⁸1955年李清河在開鸞寺出家，法號釋潔淨。從1955年起至1977年潔淨師涅槃為止，至少有48位福善堂的鸞生在堂內皈依禮潔淨為師。⁴⁹1960年12月西溪西泉寺落成，1962年釋潔淨由開鸞寺轉往西溪西泉寺任住持。1969年10月，潔淨師有鑒於日治初期成立於開鸞寺內的養性堂鸞堂活動已停止多時，於是將昔日扶鸞所奉祀的文衡聖帝、慈濟真君諸神祇共六尊贈予吳克文，奉祀於福善堂及吳氏住宅。釋潔淨師父，也先後為福善堂逝世的信眾

⁴⁶ 《功德堂登記簿》，手抄本、無頁碼。蔡汝璧又名蔡玉成乃蔡裁之先父，蔡裁晚年在福善堂皈依，法號裘妙。有關蔡汝璧之生平請參閱：高啓進，〈明經進士蔡玉成〉，收錄於氏著《西瀛人物志》，（澎湖：文化中心，1999年），頁115~146。

⁴⁷ 李宗記先生口述，2002年8月21日。又見〈山水西佛寺落成碑記〉，1987；〈紅羅開鸞寺落成碑記〉，1991。李清河出家後，法號為釋潔淨。其出家前在鸞堂所使用的姓名為李潔淨。

⁴⁸ 該部善書共有四卷，筆者藏有卷三、卷四。

⁴⁹ 《金龍殿福善堂歷史》，手抄本、無頁碼。

、吳家的祖先誦經薦拔多次、也為福善堂堂慶及各項祭典主壇。由此可以看出吳克文、福善堂信眾與潔淨師之間交從甚密。

其次福善堂經過十年的經營，憑藉著吳克文個人的熱誠與學養，逐漸的打開知名度，許多台灣的宗教團體也慕名前來參拜、交陪。1956年台中般若庵尼姑來福善堂結緣並捐金120圓。1957年10月福善堂捐金200圓予高雄草衙率性堂；1958年8月高雄文武聖殿勵善社七人蒞臨福善堂宣講兩天；1960年11月吳克文聘請草衙率性堂齋友在本堂做醮三天，結壇獻供；1961年7月高雄文武聖殿勵善社宣講生再度蒞堂宣講，為期兩天；1963年5月為慶祝福善堂前落落成以及為孚佑帝祖祝壽，聘請草衙率性堂齋友張進興主壇做清醮，高雄宸威宮也寄附八仙桌一張、以示慶祝；1967年11月鳳山啓善堂陳振芳及堂生蒞堂參拜；1969年，1月五甲心德堂贈與福善堂感謝狀一張。1971年草衙率性堂張進興受聘前往屏東祈安佛堂主持堂務，⁵⁰ 福善堂與祈安佛堂往來變得頻繁。1988年祈安佛堂堂主張進興等13人來福善堂，為吳克文母親逝世「做三年」並誦經拔荐。1992年、1993年、1994年祈安佛堂均派齋友來堂排壇，吳克文也於1993年為祈安佛堂重建落成撰寫碑記。這些與福善堂交陪的廟寺、鸞堂均位處南部，高雄文武聖殿勵善社、鳳山啓善堂為鸞堂，高雄宸威宮為旅高的西衛人所創建的廟宇，五甲心德堂、草衙率性堂、屏東祈安佛堂為先天派齋教的齋堂。從福善堂提供信眾能在堂內皈依禮佛，又與五甲心德堂、草衙率性堂、屏東祈安佛堂往來密切，福善堂也因而帶有一些齋堂的色彩。⁵¹

⁵⁰ 〈祈安佛堂重建落成碑記〉，1993年。

⁵¹ 林美容於〈台灣齋堂總表〉一文中，將福善堂歸類為齋教中的先天派萬全堂系。筆者認為福善堂作為一座鸞堂，是無庸置疑的。提供信眾皈依持齋、誦經禮佛只是其附屬的功能之一，其次福善堂成立的時間不論是以1945年成立的年代或1955年開始有信眾在此皈依來看，皆非該文所認為的是介於1962~1971年間。請參閱林美容，〈台灣齋堂總表〉，《台灣史料研究》，第六期，（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頁39。

表一：福善堂信眾皈依禮潔淨為師者名單

年 代	皈 依 者	備 註
1955	王辛圓（團妙）、王洪秀（端妙）、吳王辛（釋妙）	皈依長齋
1960	鄭許布（布妙）、薛許花（馨妙）、王許弄（昇妙）	皈依長齋
1961	吳陳省（三妙）、呂張銓（金妙）、王呂月（明妙）	吳陳省為吳克文之母親
1962	藍雀治（沃妙）、王陳豆（榮妙）	皈依長齋
1963	陳王有（有妙）、王吳琛（寶妙）、王李素荔（珍妙）、 王蓮葉（華妙）	皈依長齋
1965	王修林（葵妙）、王獻（主妙）	皈依長齋
	陳日、陳筍、翁陳罔惜	皈依期齋
	吳謝染、王陳愈	皈依華齋
1966	陳文所（文妙）、王蔡嬌（嬋妙）	皈依長齋
1967	吳王滿、王吳盡、楊王女（好妙）、吳郭當、王緩	皈依期齋
1976	共十九人	皈依早齋

資料來源：《金龍殿福善堂歷史》，手抄本、無頁碼。

福善堂多元的活動，也表現在關切澎湖民生的重大問題上。澎湖是一個多風少雨的地方，年雨量約1000公厘，是台灣地區雨量最少的地方，然蒸發量卻高達1800公厘以上，地表只能生長耐旱的植物。經濟活動以漁業為主，農業生產不振，「所種者不外地瓜、花生」。⁵²然而只要「雨水愆期或風颳輒作」，經常造成全澎湖的大饑荒。依據曹永和的統計澎湖在清代的天然災害有大雨一次、大風雨二十次、大風十三次，總共三十四次，⁵³旱災也十分頻繁。道光十一年（1831）澎湖大旱、又逢風災，⁵⁴造成全澎湖的大饑荒、民生困苦。通判蔣鏞雖籌捐義倉錢三千餘串，賑濟貧民，又借碾兵米減價平糶仍不足以解決嚴重的糧荒問題。翌年春天，兵備道平慶委鳳山縣知縣徐必觀、巡檢沈長棻、施模勘災。⁵⁵2月19日興泉永道周凱抵澎撫恤，當時澎湖的廩生蔡廷蘭寫了一首〈請急賑歌〉給周凱，請其解澎湖燃眉之急。周凱再賑銀7586兩，該年秋天朝廷也下詔緩徵。清代，澎湖居民在旱災、鹹雨、風災等天然災害的威脅下，生活十分困苦。

⁵² 林豪，《澎湖廳志》，〈卷十一 舊事 叢談〉，（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385。

⁵³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6刷），頁399~476。

⁵⁴ 蔣鏞，《澎湖續編》，〈卷上祥異記〉，（台中：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6月），頁69。

⁵⁵ 林豪，《澎湖廳志》，〈卷十一 舊事 祥異〉，（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372。

明治35年（1902）澎湖罹災，禾稼欠收，極度貧困者高達44212人，災民流移台灣各地謀食，澎湖廳及總督府先後辦理七次救助工作，直到明治36年6月底才結束。⁵⁶昭和3年澎湖因旱災農作物減收七成三，川村竹志總督隔年特地到澎湖視察災情。⁵⁷清代、日治時期如此，戰後初期的糧荒情況更為嚴重。1946至1955年的十年之間，澎湖幾乎年年因風災、旱災造成糧荒，災情甚至嚴重到貧民吃草充飢的慘境。⁵⁸1956年澎湖久旱不雨，首期農作高粱歉收，產量僅達往年之三、四成、花生受損90%，甘藷收穫僅兩成、飲用水缺乏，災情十分慘重。⁵⁹縣議會由議長莊東與議員分成兩組，自7月15日起四天前往各鄉鎮勘查災情，省議會也派人來澎勘災撥款救濟⁶⁰。面對澎湖居民貧困危苦的處境，福善堂自7月11日置雨壇，由吳克文執筆撰寫疏文，祈求上蒼早降甘霖：

具疏稟南贍部洲福建台灣省澎湖縣馬公鎮西衛里妙新社福善堂眾蟻子等，誠惶誠恐，敢具疏文一道跪叩：

本堂正主席孚佑帝祖、本殿主席真武大帝，壇前惟願 慈悲轉呈

玉皇大帝玄穹高上帝金闕御前，為叩懇早沛甘霖，以救民命事。竊聞陰陽雖有龜戾之時，而天地則長存好生之德。惟吾澎自光復後，年年每多雨水不順、五穀欠收，尤其本年自春及夏，未沾河潤，各種梁黍、地瓜、菜蔬雖然下土，大都苗而不能秀，秀而不能實，勢將枯萎。且地氣炎熱，人多疾病，野無青草，牛羊待斃。呱呱蟻子，行見饑饉之慘。腹枵骨立，必遍鄉村；鵠形菜色，復現今朝。慘澹哀嚎之聲，無異殷湯之時矣！甚至水井乾涸，止渴末由；海菜斷絕，充飢何有？比比呼援，處處堪憐。嗚呼！遭此浩劫，胡為乎來哉？當知人心不古，習俗逞兇。善無一二，惡有萬千，天顏震怒，有以致之也！然而善惡當分，薰蕕宜判。善善惡惡，不可不使之分明；茫茫糊糊，胡能不冤譴責。嗚呼！蠕蠕蟻子，何罪而並受荼毒耶？敢懇玄穹高上帝欽恩寬展，恕彼自新之路。頑惡者別圖懲譴，俾善良者免受株連，誠為大幸！觀見旱魃已久，未見雨師稅

⁵⁶ 許雪姬，《澎湖縣志（雜志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62。

⁵⁷ 許雪姬，《澎湖縣志（雜志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107。

⁵⁸ 許雪姬，《澎湖縣志（雜志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135~165。

⁵⁹ 許雪姬，《澎湖縣志（雜志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172~174。

⁶⁰ 許雪姬，《澎湖縣志（雜志卷十五）》，（澎湖：澎湖縣政府，1991），頁172~174。

駕。現在慘狀如斯，將來何堪設想？爲此，本福善堂眾蟻子等涓今吉旦特在堂外設壇哀求：

上蒼大發慈悲，俯念澎民長楚困苦之鄉，赦除饑饉之劫。敕令五湖四海：東海廣德宮、南海廣利宮、北海廣澤宮、西海廣潤宮、中海廣淵宮行雨大龍王速沛甘霖，以救下方龜裂牛喘之苦；普施惠澤，亟拯赤子燃眉之哀。庶幾民生有賴，而民理可期也！無任沾恩之至，民等爲此涕泣虔誠肅抒疏意百拜 上聞。

天運民國丙申年荔月初四福善堂眾蟻子具疏頓首百拜⁶¹

就吳克文的看法，天災除了是陰陽之氣失和之外，最大的因素在於「人心不古，習俗逞兇。善無一二，惡有萬千，天顏震怒，有以致之也！」也因此吳克文一生致力於以「神道設教」勸化人心，提振世人之道德。在吳克文的率領下，福善堂諸善信朝夕誦經，祈求上天早降甘霖。8月19日福善堂始謝雨收壇。1960年1月底開春至3月初又是滴雨未下，福善堂置雨壇誦經求雨。同年7月又逢乾旱，地瓜、花生枯萎，福善堂再置雨壇。1961年春雨久久未下，春耕遭遇苦旱。吳克文在西瀛吟社每月的徵詩活動中作「春耕待雨」兩首，祈求上蒼早降甘霖：

叱犢春郊外 及時應插苗 商羊偏不舞 旦暮望雲霄。

春耕農事急 未種心各焦 朝夕望雲霓 焚香禱九霄。⁶²

1962年5月乾旱再起，福善堂依舊遵循以往模式立壇祈雨。6月西瀛吟社以「望雨」爲主題徵詩，吳克文於詩中再度表達了他對乾旱發生的看法以及他悲天憫人的胸懷：

世道澆漓降災星 吁嗟苦旱此情形 幾同齊婦含冤日 民望甘霖刻不停。⁶³

⁶¹ 吳克文，〈求雨疏文〉，收錄於氏著《祝文大集》，手抄本，無頁碼。標點符號爲筆者所加。

⁶² 此詩爲吳克文於1962年6月3日參與西瀛吟社所作之詩。西瀛吟社每月徵詩一次，該月的主題爲「春耕待雨」。請參閱：澎湖縣文獻委員會，《西瀛詩叢》，澎湖文獻專刊第一輯，（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1973年7月），頁24~25。

⁶³ 此詩爲吳克文於1962年6月3日參與西瀛吟社所作之詩。澎湖縣文獻委員會，《西瀛詩叢》，澎湖文獻專刊第一輯，（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1973年7月），頁24~25。

1963年5月再立壇祈雨。從1956年至1963年間，福善堂前後五次立壇祈雨，吳克文也透過西瀛吟社表達了他個人的關懷與民眾祈求甘霖早降的心情。福善堂的祈雨活動與吳克文的詩文關懷，除了展現福善堂與吳克文個人的活動力之外，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澎湖在50、60年代對傳統的花生與番薯農作，仍然依賴甚深。

1971年5月吳克文作七言絕句「待雨」一首，⁶⁴1988年7月福善堂向天壇祈求平安與早降甘雨，1994年6月福善堂信眾與吳克文也參加了由縣長在觀音亭主持的祈雨活動。⁶⁵然而這些活動似乎已成為點綴性質，其意義已不如50、60年代那麼重要。

（三）福善堂的沒落

福善堂1945年開堂至1966年為止的21年間，是福善堂的黃金時期，共著有《濟渡新鐘》、《寶鑑銘新》、《渡渡仙舟》、《金龍寶鑑》、《金龍寶卷》等五部善書，《覺世妙化真經》、《玉敕福緣感應消災經》兩部經書，以及《孚佑帝祖靈籤》、《仙祖藥籤》等濟世用書籍。吳克文在這段期間也為澎湖其他的鸞堂著造或校正14部的善書。1966年吳克文在福善堂完成《金龍寶卷》後，雖然福善堂濟世的活動依然持續不墜，然而福善堂就不再有新的善書產生，吳克文從事鸞堂活動的重心逐漸的轉往一新社發展。1995年吳克文逝世後，福善堂濟世的活動也隨之停止。目前福善堂只有每逢農曆3、6、9夜晚，一群年事已高的婦女在此虔誠的誦經，這群虔誠的婦女期待有朝一日能有新鸞手的加入，振興福善堂。⁶⁶

四、吳克文與一新社的發展

（一）復興一新社

明治34年，一新社設置符沙、甘露水供鴉片煙癮者戒菸服用並療癒各種痼疾，一時轟動全澎。一新社因戒除澎人鴉片有功，奉玉旨升號為「聖真寶殿」。明治44年（1911）一新社社員捐資購買媽宮埔仔尾洪良住宅改建為廟宇，並於1912落成。雖然日治時期的五十年間，一新社並無新的善書產生，但是一新社因戒除鴉片煙與極力從事於社會慈善救濟事業，在日治時期的澎湖擁有良好的聲譽，也建立一新社在澎湖鸞堂界崇高的地位。

⁶⁴ 澎湖縣文獻委員會，《西瀛詩叢》，澎湖文獻專刊第一輯，（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1973年7月），頁161。

⁶⁵ 《金龍殿福善堂歷史》，手抄本、無頁碼。縣長主持祈雨活動之祝文為吳克文所作。

⁶⁶ 2002年3月30日夜晚7時訪問福善堂誦經婦女紀錄。

1945年一新社在盟軍的轟炸中，被爆風波及、屋頂損壞。翌年社員將恩主金身牌位暫奉於馬公三官廟。1947年又移至武聖廟合祀。1952年因馬公市區改正一新社被拆除充做道路，1954年管理人郭遠逝世，社務再度停頓。社產、土地也因管理不當多被佔用，一新社在1954年以後，幾乎可說是名存實亡。

1963年2月一新社許真君於福善堂降筆，希望能復興一新社樂善堂的輝煌歷史。⁶⁷於此同時，許真君也向在高雄一新社社員後裔的楊金瑞托夢，希望楊君能回澎湖復興一新社。⁶⁸8月吳克文、楊金瑞、陳四福、許三江等一新社諸後裔在黃東來住宅，邀請紀雙抱、郭生仁、林泮、陳紹烈、許等爵數人商議復興一新社。眾人隨即調查原一新社社員及諸後裔共41人，填造名冊向澎湖縣政府申請備案，同時轉報臺灣省政府以「一新社許真君廟神明會」名義先行登記。1964年一新社召開信徒大會，選出許三江為第六任管理人，1965年許三江逝世後，再選出許等爵為第七任管理人。1956年澎湖佛教正信會在一新社所有馬公段312號土地上建築講堂，因故中止。1965年吳克文利用此次一新社復興之機會，會同許等爵遠赴台北，與佛教正信會廣慈法師商談，⁶⁹並順利收回土地。同年11月開工，1966年完工入火安座。

1966年一新社開始積極的展開各種活動。首先向馬公信用合作社借款買入鄭璟文所持有的澎湖戲院，改名為一新大戲院並申請影戲業執照，由許等爵任經理，董事吳克文、王明發、陳四福、紀雙抱、陳昭烈等；並協調收回被侵佔的土地與社產，為復興慈善事業做準備。⁷⁰同時發函澎湖各鸞堂，請各鸞堂選派宣講生協助於農曆6月22、23、24三天，每夜七點半起至九點半止連續三夜在一新社聖真寶殿舉行宣講，以匡扶聖教、勸化善心、消災祈福，祈求能國泰民安。⁷¹1967年11月一新社舉行落成典禮，由吳克文任總董事、陳四福副之，展開一連串的慶祝活動。除了連續七天的清醮之外，馬公東甲寶善堂、興仁普善堂、馬公北甲明善堂、馬公信善堂、馬公城隍廟從善堂、馬公靈光殿集善堂、馬公和善堂、文澳禮善堂、後窟潭日新堂等皆派人前來參拜

⁶⁷ 《金龍殿福善堂歷史》，手抄本、無頁碼。

⁶⁸ 《一新社聖真寶殿樂善堂歷年要事專錄》，手抄本無頁碼。

⁶⁹ 廣慈法師為二次戰後由大陸來台的年輕僧侶，與星雲、煮雲法師均有往來。其中煮雲與廣慈法師曾來澎湖佈教。請參閱：丁敏，〈煮雲法師的佛教經驗與佛教事業－1949年大陸來台青年僧侶個案研究〉，《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7月，頁275~302；余光弘，《媽宮的寺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九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6月2刷），頁114~115。

⁷⁰ 1969年4月，一新社社員集資1000元，救濟興仁里貧民，開始復辦慈善事業。

⁷¹ 澎湖一新設聖真寶殿，55年8月4日函。

誦經，並在殿內揮鸞祝賀。鳳山善堂善信20餘人也藉送字紙灰之便來一新社誦經參拜，十分熱鬧。

1968年，吳克文為一新社完成第二部善書—《覺悟新新》，距離1892年完成的第一部善書《覺悟選新》，中間相隔76年之久。吳克文也同時著手整理一新社歷代管理人與有功人員姓名，⁷²將他們的事蹟列入善書並懸掛於一新社內，以此做為鸞教淵源之延續。1972年一新社出版第三部善書《覺悟又新》時，有功人員部份增列了他的祖父吳萬益，歷代管理人部分則將自己的事蹟列入，其事蹟包括：一廣集本社原有資料，發起復興一新社。二整理本社原有財產，安定基礎。三興建聖真寶殿，添置廟內各項設備。四復興樂善堂、主持鸞務，著造第二、三集善書。五兼（監）督一新大戲院業務。六創首興辦慈善事業及敬老會。⁷³字裏行間充分表現了對自己與家族參與一新社功績之肯定。

（二）一新社活動的擴展

在完成一新社復社後的各項整頓工作之後，吳克文憑藉著他在福善堂所累積的基礎，開始為一新社擴展對外的觸角。1968年一新社以關恩主文衡聖帝壽誕為名，延請台南竹溪寺法師共五人來澎主壇，舉行祝壽清醮，並為奉祀牌位於一新社內諸先靈誦經超渡，為期七天。⁷⁴1970年樂善堂開堂80週年紀念，自農曆3月11日至15日止舉行清醮，聘請高雄岡山福全佛堂及五甲心德佛堂先天派齋師蒞臨主壇。同年10月發生一件小插曲，高雄縣茄定村鄭、史兩位村民覬覦一新社歷史之悠久與神聖之靈驗，利用夜間潛入殿內偷竊開基之關聖恩主與慈濟真君之神像，臨走之時為一新社廟祝夫妻二人所發覺，二人除了將神像討回並報警處理將兩人拘留於警局內。鄭、史二人驚慌之餘，趕緊托人說情始被放回。不久，茄定村長帶著二人前來一新社道歉並贈送一新社美術燈兩座、大八仙彩一幅答謝神恩，事件始告落幕。⁷⁵

⁷² 一新社歷任管理人分別為第一任，林介仁；第二任，楊鏡亭；第三任，吳步雲；第四任，范助水；第五任，郭遠；第六任，許三江；第七任，許等爵；第八任，吳克文；第九任，紀雙抱；第十任，吳克文。有功人員分別為黃濟時、蘇清景、吳品分、鄭隆興、黃如山、陳采丹、楊金瑞等。請參閱：一新社樂善堂，《覺悟新新》〈卷八〉，1969年，頁82~86。吳克文於第八任內因具公務人員身分於法不合，在任只兩個月，直至1987年退休後，再接任第十任管理人。第九任管理人紀雙抱任內，由於年事已高，一新社對內、對外的運作都委由吳克文處理。

⁷³ 一新社樂善堂，《覺悟又新》〈卷四〉，1972年，頁75~80。

⁷⁴ 〈澎湖一新社聖真寶殿啓〉，1968年。

⁷⁵ 《一新社聖真寶殿樂善堂歷年要事專錄》，手抄本無頁碼。吳克文保留了鄭、史二人當時答謝一新社恩主既往不咎所寄附物品書寫的紅紙。

1973年台北聖理雜誌社爲促進各地善堂鸞友之團結、宣化普度眾生，11月25日派遣七人來澎湖成立澎湖分社，以一新社爲社址，澎湖各善堂也派人前來與會，澎湖分社主任、副主任分別由吳克文、蘇遠智擔任。吳克文、蘇遠智也多次前往台灣參加聖理雜誌社之大會。該年也是一新社聖真寶殿樂善堂鸞務開基120週年紀念，一新社特別舉行酬恩植福清醮，並恭迎聖真仙佛降詩120首，集結出版《聖真大會雅集》一書。台灣苗栗財團法人謝申伯公有英財團董事長謝明倫、苗栗感化堂、明道雜誌社、財團法人台灣省日月潭文武廟、聖理雜誌社，澎湖的明善堂、樂心堂、福善堂、從善堂、寶善堂、新民堂、禮善堂、三善堂、日新堂、集善堂、普善堂等皆題字祝賀。1983年的130週年紀念，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林永根、台中聖賢堂、台北柯炎輝、新竹吳四海、高雄范德仁、五甲心德佛堂、屏東祈安佛堂、花蓮慈聖宮等也題字祝賀。

1974年擔任鸞友雜誌社社長及中國道教會武聖聖德實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翼漢，敦聘吳克文爲該會之實踐委員。1976年11月21日吳克文爲台北清正堂堂主魏志仲編纂之《台疆儒宗神教法門著造善書經懺史鑑》題序。1977年王翼漢再修書一封請吳克文能惠賜聖真寶殿與金龍殿之彩色照片，以利鸞友雜誌社編印《台灣寺廟全集》一書。吳克文除了寄贈照片外，也捐贈二千元助印。1981年林永根編纂《鸞門暨台灣聖堂著作之善書經懺考》，吳克文也於一新社內爲其扶鸞做序。⁷⁶1983年林永根編纂《台灣寺廟楹聯集》一書，再次敦請吳克文爲其做序。能爲台灣的鸞堂界所重視，除了吳克文對鸞務的熱誠與熟稔之外，個人的國學修養也是一大因素。

1976年5月7日高雄文化院院主許火金到一新社拜謁，⁷⁷這是高雄文化院第一次來澎湖一新社拜訪，爾後雙方的往來更趨密切。1984年9月11日高雄文化院堂生一行十餘人及斗六福興宮道元堂等18人由柯炎輝先生帶隊來訪，當夜並在一新社內揮鸞。也因這次的交誼活動，柯炎輝於1986年7月26日特地敦請吳克文擔任易宮文殊院、斗六福興宮、崙背天衡宮、聖一雜誌社、雲宮宏化堂等雲嘉南宗教團體所開辦之宗教理學師資人員講習班講座。⁷⁸1988年6月20日高雄文化院10餘人再次來訪，12月19日高雄文化院在澎湖與海靈殿、靈光殿、一新社締結爲友廟，並交換〈發展聖鸞交誼書〉，共同爲聖鸞教育世人之工作而努力。第一夜在海靈殿、靈光殿講道、第二夜前往西嶼竹灣大義宮講道。1989年3月文化院士女團員及桃園明聖道院鸞友20餘人來訪，一

⁷⁶ 林永根，《鸞門暨台灣聖堂著作之善書經懺考》，（台中：聖德雜誌社，1982），頁17~18。

⁷⁷ 〈高雄市文化院函〉，高市文總字第019號，1976年5月1日。

⁷⁸ 柯炎輝於75年6月22日修書敦請吳克文擔任講座，吳克文於7月26日赴嘉義總工會禮堂授課。

新社與靈光殿聯合於真北平招待開歡迎會。⁷⁹1991年5月基隆市普化警善堂堂主李元吉率堂生五十餘人來一新社獻呈三供禮同結神緣，為期兩天。11月25日至27日，高雄文化院結合澎湖一新社、海靈殿、靈光殿、觀音亭、大義宮、天后宮、城隍廟、中國三清慈善會總會及澎湖分會、桃園明聖道院、中國文化三清殿、水里受鎮宮等，於觀音亭旁舊體育場為大陸南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禍被屠殺之孤魂，及澎湖縣境近海海域歷年來海難慘歿之亡魂，舉行超渡往生法會，會中並發放馬公市區各級低收入戶生活物品。⁸⁰一新社諸善信除了與會誦經之外，也捐款二萬元贊助。

一新社在二次戰爭末期廟宇受創，戰後土地又被徵收充作道路，從1945年至1963年這一段近20年的時間，可以說是居無定所，顛沛流離。1963年許真君於西衛福善堂借吳克文之手，希望一新社諸後裔能復興一新社。這除了吳家與一新社的淵源之外，吳克文個人主觀的歷史意識應是最大的因素。因為一新社在他看來不僅是「全台鸞務之開基、著造全台首部之善書，以清水解煙毒的神蹟更是神道設教、勸化世人最有利的證明」。在吳克文精心的籌畫下，一新社順利的復興，並且在短時間內成為澎湖鸞堂之翹楚，更與台灣的鸞堂寺廟有著密切的聯繫，其功績可以說是超越前人的。能復興頹敗之一新社，承繼先人的腳步，甚至於發揚光大，也難怪吳克文於善書中重複的訴說一新社輝煌之歷史與個人之事蹟。吳克文似乎已成為一新社的代名詞了。

五、吳克文與戰後澎湖鸞堂發展

日人矢內原忠雄認為，日治時期的台灣可以說是典型的警察政治，「一手執劍，一手執經典」，警察的力量可以說是無遠弗屆。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在政治、資本、及教育上成功的驅逐了台灣人原來的勢力及外國的勢力。唯獨在宗教上，對台灣人原來的寺廟活動及外國基督教宣教師的傳道，幾乎完全不能染指。⁸¹縱使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政府透過激烈的手段企圖消滅台灣漢人社會的傳統宗教信仰，成效依然不佳。二次世界戰後，國民政府為求台灣社會內部的穩定，在宗教政策的態度上，也有心將台灣複雜的各宗教教派，納入國策範圍來處理。其中包括了民間習俗的改善與取

⁷⁹ 〈高雄市文化院管理委員會函〉，高市文雄字第002號，1989年3月7日。

⁸⁰ 〈高雄市文化院管理委員會函〉，高市文榮字第034號，1991年11月4日；又見《一新社聖真寶殿樂善堂歷年要事專錄》，手抄本無頁碼。

⁸¹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臺灣銀行，1964年12月再版），頁77~82。

締、本土宗教的取締及外來宗教的取締。1948年9月內政部公佈了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辦法中的第三條第四款「設立社壇降鸞扶乩者」也在查禁之列。⁸²然而宗教活動旺盛的生命力，並非政府的法令與政策所能約束的。例如1963年台灣省政府為求改善民間祭典習俗暨節省婚壽喪葬浪費，特別訂定了〈台灣省改善民間習俗辦法〉。其中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農曆七月普渡統一規定於農曆七月十五日舉行一次」。澎湖縣政府於1963年9月以〈澎府詠民甲字第21973號〉函回覆省民政廳，認為省民政廳統一地方性拜拜與改善民俗辦法有其窒礙難行之處，而且以台灣民俗而論，此項工作並非政府急切所應改善者，祭典日期無統一規定之必要。⁸³

戰後澎湖鸞堂的活動也再度活躍起來，而其最明顯的指標就是善書著造的活動。一般而言，鸞堂有三大活動，分別為濟世、宣講與著書。濟世是較為普遍的活動，進行的時間與時程和求問者的多寡有關。著書的活動則不然，首先鸞堂的主事者必須向玉皇大帝請旨，經核准後才可進行。其次著書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完成，並向上天繳旨後才能結束。參與著書者未依期限完成或中途停止者，被視為是對上天的褻瀆，不僅是一項極大的過失，輕者被神佛斥責或降級，重者則會招致不幸。⁸⁴因此著書活動也最為鸞堂所重視的。假若鸞堂有著書的活動，濟世與宣講通常也伴隨著進行。以許家村1982年開設敦化社興善堂為例，每逢農曆的一（1、11、21）、四（4、14、24）、七（7、17、27）著造善書，二（2、12、22）、五（5、15、25）、八（8、18、28）宣講，三（3、13、23）、六（6、16、26）、九（9、19、29）濟世，活動可說是非常密集，正鸞手必需要有很好的體力與虔誠的心，才能完成此項任務。從1945年至1995年吳克文逝世為止，澎湖鸞堂有扶鸞著書者共有45所之多，總共著造約180部的善書與經書。其中吳克文參與了18所鸞堂著書的活動，共有69部善書經由其著造或校正後付梓，參與的比例接近40%，數量十分驚人。

吳克文參與的鸞堂，就空間而言，以馬公地區周圍為主。這些鸞堂包括了妙新社福善堂、一新社樂善堂、蘇家又新社樂心堂、東甲北極殿聿新社寶善堂、城隍廟宣講社誘善堂、三官殿自新社三善堂、道德社和善堂、光明里靈光殿化新社集善堂、重光

⁸² 何鳳嬌編，《台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台北：國史館，1996），頁1~4。

⁸³ 何鳳嬌編，《台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台北：國史館，1996），頁5~17。

⁸⁴ 馬公某善堂副堂主對作者表示：他曾因為介紹一位鸞生入堂，該鸞生在擔任正鸞生著書期間，因私心太重，不敬神佛，而導致該部善書無法完成。副堂主因而被神佛降級為鸞生。該位正鸞生也被解除職務，後來變得精神有些異常，一般人認為就是著書期間犯過錯造成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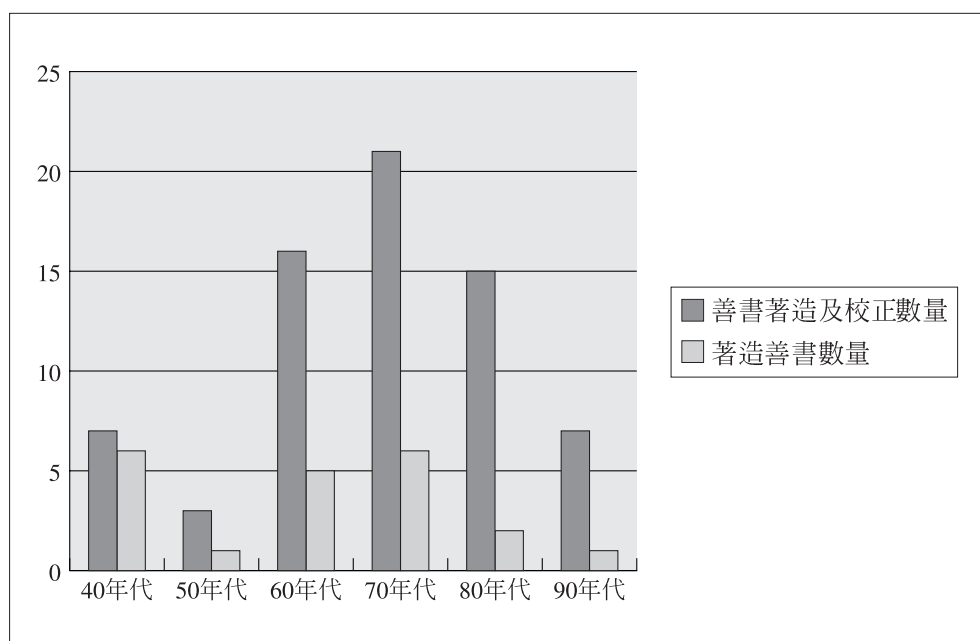
威靈殿明善社日新堂、興仁懋靈殿肇新社普善堂、文澳祖師廟登岸社禮善堂、案山北極殿至善社友愛堂、東文溫極殿愛善社養性堂、安宅周王廟歸正社德善堂；澎南地區則有五德威靈宮文化社保安堂、山水上帝廟啓化社勸善堂；湖西地區有湖東聖帝廟開化社樂善堂、尖山顯濟殿見易堂等；西嶼地區的鸞堂則未參與。

其中妙新社福善堂（1945）是吳克文與祖父創立。興仁懋靈殿肇新社普善堂（1948）與蘇家又新社樂心堂（1973）是由其協助創堂。一新社樂善堂（1963）與東甲北極殿聿新社寶善堂（1963）是由其協助復社。妙新社福善堂與一新社樂善堂皆有吳克文祖先參與鸞堂的歷史背景；興仁則為前一新社錄鸞生紀秉修的故里，紀秉修也是吳克文的老師紀雙抱的父親這是基於私人的情誼；蘇家又新社樂心堂是一新社的創始者蘇清景之後裔蘇明時由一新社分香所創立的；東甲寶善堂則因吳克文與東甲聿新社寶善堂日治時期的鸞手，也是一新社的老鸞手陳采丹之間的交誼而前去協助。上述五堂除了與一新社本身的歷史淵源外，也有吳克文個人感情因素在內。因此，妙新社福善堂、一新社樂善堂、蘇家一新社樂善堂、東甲北極殿聿新社寶善堂是其扶鸞著書的重心。在其著造的21部善書中除了城隍廟宣講社誘善堂的《明化新篇》外，其餘的20部皆出自於上述五堂。

其次就時間上來說，1945年吳克文剛由高雄返澎與祖父在西衛創立妙新社福善堂並擔任正鸞手，40年代也是這一個未滿20歲的青年充滿熱誠、精力旺盛的時期。從1945至1949的短短5年間，總共著造了6部的善書。50年代因工作上的緣故，在尋求經濟生活安定的情況下，著造的善書並不多。60年代以後才又逐漸的恢復，尤其是60年代中期吳克文將扶鸞重心轉往一新社後，又創造了著書的另一個高峰。70年代吳克文又有6部善書的著造。80年代及90年代除了慶祝樂善堂堂慶所著造的《聖真大會雅集》第二輯、第三輯以及《樂心寶鑑》外，並無新的作品產生。在吳克文扶鸞著造的21部善書中，東甲北極殿聿新社寶善堂的《寶善靈丹》與《寶善靈鐘》是吳克文與其他正鸞手合作著造的，其餘的19部善書是其獨自擔任正鸞手完成的。經由吳克文扶鸞所著造的善書，85%以上是在他60歲以前完成的。然而，隨著年齡逐漸的增長，體力也逐漸衰退。因此在80年代後期，吳克文開始參與了正鸞手的訓練。1988年1月到山水北極殿參加勵善社之復興，訓練新鸞手陳求神等三人。1994年11月一新社鸞生陳天鏡也在吳克文等人的訓練之下學鸞成功，陳天鏡也順利的接替吳克文於1995年辭世後一新社正鸞手之職。

一部善書能否順利的完成，最大的關鍵在於正鸞手。南天恩主1903年降鸞於一新社時便舉出任正鸞生的三個條件：第一必須夙慧靈根，使神仙易於投入；其次要有博

學之才、窮理之力；第三要有善良氣質、信仰虔誠。⁸⁵ 具備上述三個條件，自能人神合一，下筆千言。從主觀的因素分析，吳克文出生之前，祖父曾到天后宮向註生娘娘祈禱若能一舉得男，必來酬謝。爾後果然如願，吳家便寄附八仙桌一張於天后宮內；吳克文也認為其生於農曆正月初四，正是農曆新年民間接神煮油飯的日子，因此自小極有佛緣；其次吳克文不僅受日式現代教育的薰陶，也在私塾研讀漢文達七年之久，國學基礎雄厚，使他比一般的正鸞手有廣闊的視野、也更博學多聞。第三吳克文父祖輩參與澎湖許多鸞堂的活動，其西衛本家也是一座鸞堂，家庭環境耳濡目染之下，使其對鸞堂的活動虔信熱衷。加上二次大戰期間病痛戰爭的交迫，皆在祈禱於神祇後，讓吳克文文化險為夷，更堅定其致力於以「神道設教」的鸞堂活動。因此，從主客觀的立場來看，吳克文可說是正鸞手的不二人選，經由其參與的善書不管在品質或數量上，在當代的澎湖均可說是首屈一指的。



圖一：吳克文著造及校正之善書統計圖

扶鸞所著造的善書既被視為神佛的諄諄教誨，詩詞歌賦也是聖真文采的展現，自然不可等閒視之。當正鸞手未盡符合上述條件時，為維持善書的品質，以對神聖的尊重，就需要校正生協助潤筆。校正生也以工於詩詞歌賦、具國學基礎的人擔任居

⁸⁵ 一新社，《覺悟選新》，〈卷八〉，（澎湖：一新社，1978年1月再版），頁43~44。

多，⁸⁶ 吳克文就是其中之一。以案山里北極殿至善社友愛堂於戰後所著的善書為例，該堂從1950年著造《醒渡寶航》至1972年的《醒渡寶舟》共十部善書，原本皆聘請石泉里許貞吉（1900-1974）擔任校正生。⁸⁷ 許貞吉於1974年逝世後，友愛堂轉而聘請吳克文為校正之職。尖山顯濟殿易見堂自1980年起所著的五集善書，也鑒於吳克文的學識與對鸞務的嫻熟而聘請其擔任總校正。吳克文逝世後，友愛堂轉而尋找其他人選。可是，面對社會的急速變遷，老一輩的漢文老師也相繼的凋零，校正生的適當人選是日益難尋，⁸⁸ 許多鸞堂乾脆捨棄校正生一職，或者如海靈殿集鸞社兼善堂自70年代中期重整鸞務後，以著造白話文的善書為主，避免了詩詞歌賦音韻格律所帶來的困擾，也讓一般的社會大眾均能閱讀，達到勸善化人的最高宗旨。

六、鸞門聖手—代結語

吳克文自1945年（18歲）開始參與鸞務，可以說將其畢生的經歷均貢獻在鸞堂的事務上，至1995年逝世為止，在漫長的50年間經由其參與而出版的善書高達69部，參與的鸞堂有18堂之多。其中福善堂與一新社是吳克文著力最深的地方，1945年至1960年代中期，其扶鸞的重心在福善堂；60年代中期一新社在其努力復興後，吳克文逐漸的以一新社為主。

除了參與鸞堂等宗教活動外，吳克文一生不喜歡從事政治活動，對於選舉活動與政治人物，他認為：

自治實施候選狂 驅車到處廣宣揚 鞠躬表白謀鄉黨 信口雌黃益地方
諾諾無嫌千萬件 票單不計幾多張 豈知魚得忘筌日 盡把前言付水洋

在他看來政治與選舉活動是一種鄉黨之爭，政治人物最易信口雌黃，他們的承諾則與「空頭支票」無異。⁸⁹ 吳克文平日喜好吟詩作對，自1977年擔任西瀛吟社社長以來，先後為詩社出版詩人大會專輯數冊。詩社活動的場所原本在一新社聖真寶殿內，

⁸⁶ 日治時期澎湖鸞堂著名的校正生如許超然為私塾教師，洪明庭、康吟都為清末的秀才。戰後如瓦硯的方思溫曾在私塾研讀漢文多年、許家村的許保富為清末秀才陳梅峰的學生。

⁸⁷ 許貞吉為許超然之子，清末日治初期許超然於鎖港、山水一帶開館授課，許貞吉繼承其父衣鉢，也曾在私塾執鞭，也為澎湖許多鸞堂校正善書。

⁸⁸ 方思溫先生辭世多年，許保富也已91高齡，在體力上早已不堪負荷。

自1991年起吳克文特地規劃一新社東廂二樓清虛閣為詩社固定的會所。1993年7月吳克文在文化中心舉辦個人書法展，充分顯現其作為一位文人的風格。

1984年12月12日東甲聿新社寶善堂派人贈送木匾「鸞門聖手」到金龍殿福善堂，以表彰吳克文為寶善堂復社近20年來的貢獻。⁹⁰以吳克文一生從事於鸞堂的活動及其貢獻而言，「鸞門聖手」的稱號，吳克文實是當之無愧。

⁸⁹ 此詩為吳克文於1964年8月20日參與西瀛吟社所作之詩。該月的主題為「空頭支票」。請參閱：澎湖縣文獻委員會，《西瀛詩叢》，澎湖文獻專刊第一輯，（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1973年7月），頁62。

⁹⁰ 該匾目前懸掛於今龍電福善堂內。

表二：吳克文參與澎湖鸞堂及著作善書目錄

序次	鸞 堂 名 號	善 書 名 稱	善書冊數	年 代	備 考
1	西衛金龍殿妙新社福善堂	濟渡新鐘	六本	民國35年（1946）	正鸞手
2	西衛金龍殿妙新社福善堂	覺世妙化真經	一本	民國36年（1947）	正鸞手
3	西衛金龍殿妙新社福善堂	寶鑑銘新	六本	民國36年（1947）	正鸞手
4	興仁懋靈殿肇新社普善堂	啓化珠璣	四本	民國37年（1948）	正鸞手 校正生
5	馬公城隍廟宣講社誘善堂	明化新篇	六本	民國37年（1948）	正鸞手
6	西衛金龍殿妙新社福善堂	玉勒福緣感應消災經	一本	民國38年（1949）	正鸞手
7	湖東聖帝廟開化社樂善堂	銘新寶鑑	四本	民國38年（1949）	校正生
8	馬公城隍廟宣講社誘善堂	新編金科玉律	四本	民國40年（1951）	校正生
9	西衛金龍殿妙新社福善堂	濟渡仙舟	八本	民國42年（1953）	正鸞手
10	興仁懋靈殿肇新社普善堂	普化真經	一本	民國47年（1958）	校正生
11	文澳祖師廟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樂善	四本	民國49年（1960）	校正生
12	安宅周王廟歸正社德善堂	敦化寶篇	四本	民國50年（1961）	校正生
13	西衛金龍殿妙新社福善堂	金龍寶鑑	四本	民國50年（1961）	正鸞手
14	文澳祖師廟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明心	四本	民國50年（1961）	校正生
15	馬公城隍廟宣講社誘善堂	醒世中庸	四本	民國50年（1961）	校正生
16	重光威靈殿明善社日新堂	明善金鐘	四本	民國52年（1963）	校正生
17	馬公東甲北極殿 聿新社寶善堂	寶善靈丹	四本	民國52年（1963）	正鸞手 校正生
18	文澳祖師廟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銘新	四本	民國52年（1963）	校正生
19	馬公東甲北極殿 聿新社寶善堂	寶善靈鐘	四本	民國53年（1964）	正鸞手 校正生
20	西衛金龍殿妙新社福善堂	金龍寶卷	四本	民國55年（1966）	正鸞手
21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靈丹	四本	民國58年（1969）	校正生
22	馬公東甲北極殿 聿新社寶善堂	寶善靈芝	四本	民國58年（1969）	校正生
23	馬公聖真寶殿一新社樂善堂	覺悟新新	八本	民國58年（1969）	正鸞手
24	馬公城隍廟宣講社誘善堂	醒世鐘聲	四本	民國58年（1969）	校正生
25	馬公（蔡秋霞家） 道德社和善堂	挽世寶篇	四本	民國58年（1969）	校正生
26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玉文	四本	民國58年（1969）	校正生
27	馬公三官殿自新社三善堂	三善寶律（一）	四本	民國59年（1970）	校正生
28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玉音	四本	民國60年（1971）	校正生
29	馬公聖真寶殿一新社樂善堂	覺悟又新	四本	民國60年（1971）	正鸞手
30	馬公三官殿自新社三善堂	三善寶律（二）	四本	民國61年（1972）	校正生
31	安宅周王廟歸正社施善堂	義善寶篇	四本	民國61年（1972）	校正生

32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玉聲	四本	民國62年（1973）	校正生
33	馬公三官殿自新社三善堂	三善寶律（三）	四本	民國62年（1973）	校正生
34	馬公聖真寶殿一新社樂善堂	聖真大會雅集	一本	民國62年（1973）	正鸞手
35	五德威靈宮文化社保安堂	覺路自新	四本	民國62年（1973）	校正生
36	馬公聖真寶殿一新社樂善堂	五恩主寶誥 增福神寶誥	一本	民國63年（1974）	正鸞手
37	山水上帝廟啓化社勸善堂	濟渡金篇	四本	民國64年（1975）	校正生
38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玉書	四本	民國65年（1976）	校正生
39	安宅里周王廟歸正社施善堂	和善寶篇	四本	民國65年（1976）	校正生
40	光明里靈光殿化新社集善堂	啓化靈寶	三本	民國65年（1976）	校正生
41	案山北極殿至善社友愛堂	啓化鸞音	四本	民國66年（1977）	校正生
42	東文溫極殿愛善社養性堂	溫極寶鑑	四本	民國67年（1978）	校正生
43	馬公聖真寶殿一新社樂善堂	覺悟日新	四本	民國67年（1978）	正鸞手
44	馬公蘇家又新社樂心堂	樂心寶鑑	四本	民國67年（1978）	正鸞手
45	馬公聖真寶殿一新社樂善堂	五恩主寶誥 增文昌帝君寶誥	一篇	民國67年（1978）	正鸞手
46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迷城	四本	民國68年（1979）	校正生
47	五德威靈宮正義社樂善堂	引道慈航	四本	民國68年（1979）	校正生
48	馬公蘇家又新社樂心堂	樂心寶鑑	四本	民國69年（1980）	正鸞手
49	尖山顯濟殿見易堂	煌輝寶鑑（二）	四本	民國69年（1980）	校正生
50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善心	四本	民國69年（1980）	校正生
51	尖山顯濟殿見易堂	煌輝寶鑑（三）	四本	民國70年（1981）	校正生
52	安宅周王廟歸正社正善堂	誠善寶篇	四本	民國70年（1981）	校正生
53	尖山顯濟殿見易堂	煌輝寶鑑（四）	四本	民國72年（1983）	校正生
54	馬公北極殿聿新社寶善堂	寶善靈津	四本 （合一本）	民國72年（1983）	校正生
55	馬公聖真寶殿一新社樂善堂	聖真大會雅集第二輯	一本	民國72年（1983）	正鸞手 校正生
56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寶籤	四本	民國72年（1983）	校正生
57	馬公北極殿聿新社寶善堂	寶善金誥	四本	民國74年（1985）	校正生
58	案山里北極殿至善社友愛堂	醒化迷津	四本	民國74年（1985）	校正生
59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寶誥	四本	民國75年（1986）	校正生
60	尖山顯濟殿見易堂	煌輝寶鑑（五）	四本	民國76年（1987）	校正生
61	案山里北極殿至善社友愛堂	醒化全篇	四本	民國76年（1987）	校正生
62	山水上帝廟化新社勸善堂	覺世全箴	四本	民國77年（1988）	校正生
63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心聲	四本	民國79年（1990）	校正生
64	尖山顯濟殿見易堂	煌輝寶鑑（六）	四本	民國80年（1991）	校正生
65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於民	四本	民國81年（1992）	校正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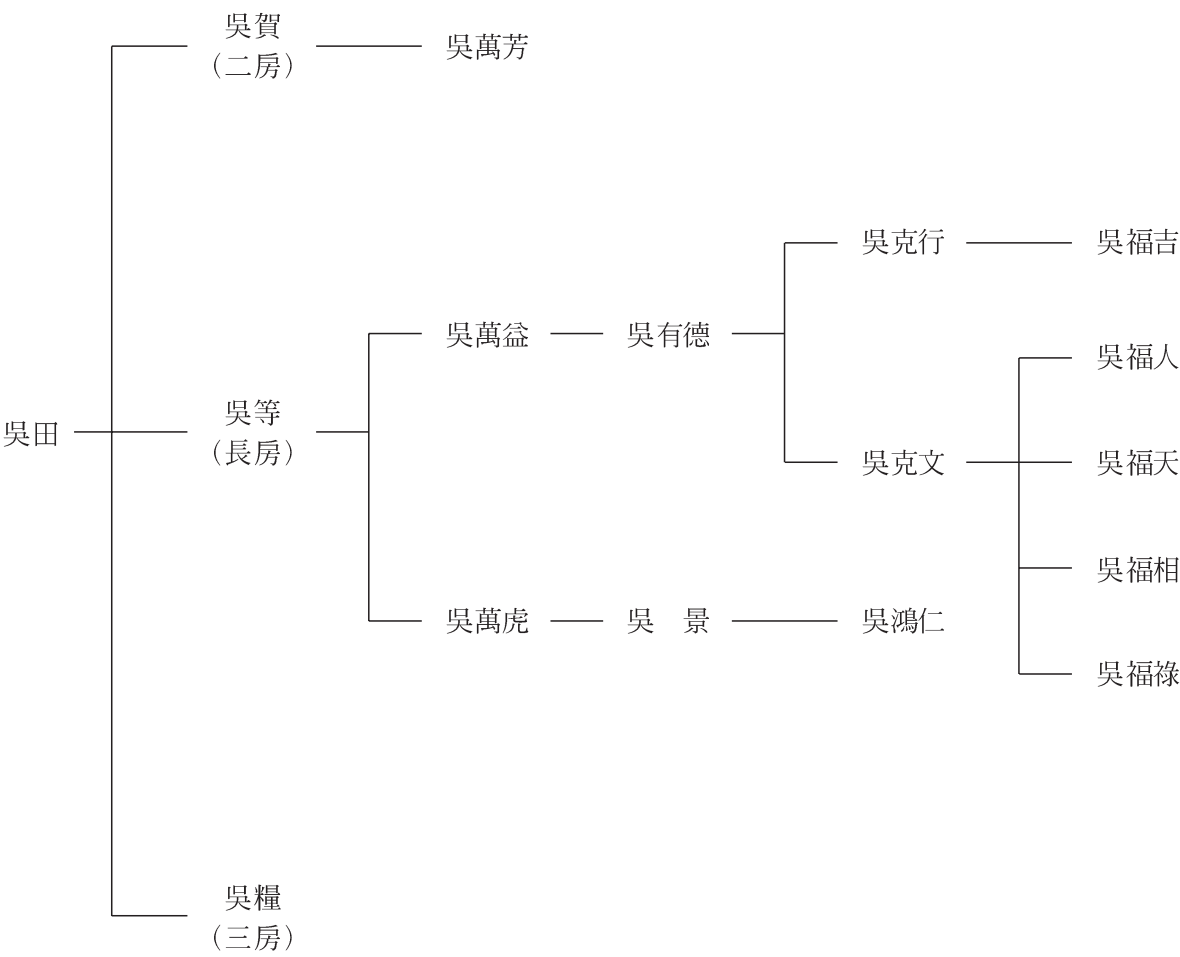
66	馬公聖真寶殿一新社樂善堂	聖真大會雅集第三卷	一本	民國82年（1993）	正鸞手
67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人心	四本	民國83年（1994）	校正生
68	文澳聖真殿登岸社禮善堂	喚醒親民	四本	民國83年（1994）	校正生
69	案山里北極殿至善社友愛堂	引渡慈航	四本	民國84年（1995）	校正生

表三：吳克文參與戰後澎湖鸞堂著書一覽表

序次	地點	鸞堂名稱	參與著書情形	備註
1	馬公市光復里	一新社樂善堂	√	
2	馬公市石泉里	日新社養善堂		
3	馬公市西衛里	金龍殿妙新社福善堂	√	
4	湖西鄉龍門村	友善堂		
5	馬公市紅木埕	濟眾社新民堂		
6	西嶼鄉內垵村	群英社樂善堂		
7	馬公市中興里	觀音亭由新社省善堂		
8	馬公市南甲	海靈殿集鸞社兼善堂		
9	馬公市井垵里	修身社培善堂		
10	馬公市北甲	化民社明善堂		
11	馬公市重慶里	城隍廟宣講社誘善堂 城隍廟宣講社從善堂	√	
12	馬公市鎖港里	同化社訓善堂		
13	馬公市東甲	北極殿聿新社寶善堂	√	
14	馬公市山水里	化心社勸善堂 化俗社勸善堂 啓化社勸善堂	√	
15	馬公市案山里	至善社學禮堂		
16	馬公市安宅里	歸正社登善堂 歸正社德善堂 歸正社施善堂 歸正社起善堂	√	
17	湖西鄉潭邊村	參贊社化育堂		
18	馬公市西文里	登岸社禮善堂	√	
19	馬公市長安里	敬字社德善堂（黃家）		
20	馬公市菜園里	正修社寶善堂 正修社化育堂		
21	西嶼鄉赤馬村	西岩寺移新社啓善堂		
22	馬公市中央里	天后宮修身社勤善堂		
23	馬公市重光里	威靈殿明善社日新堂 威靈殿日新社悅心堂	√	

24	馬公市光明里	靈光殿化新社一善堂	√	
		靈光殿化新社集善堂		
25	馬公市興仁里	懋靈殿肇新社普善堂	√	
26	湖西鄉湖東村	開化社樂善堂	√	
27	馬公市案山里	至善社友愛堂	√	
28	馬公市前寮里	存本社共善堂		
29	湖西鄉湖西村	醒心社同仁堂		
30	馬公市朝陽里	三官殿自新社三善堂	√	
31	湖西鄉南寮村	保寧宮醒心社文善堂		
32	馬公市長安里	安吉社信善堂（陳家）		
33	馬公市長安里	道德社和善堂（黃家）	√	
34	湖西鄉白坑村	白蓮社養善堂		
35	馬公市重慶里	又新社樂心堂（蘇家）	√	
36	馬公市五德里	威靈宮文化社保安堂	√	
37	湖西鄉龍門村	安良廟正修堂		
38	湖西鄉龍門村	觀音宮龍安堂		
39	馬公市東文里	溫極殿愛善社養性堂	√	
40	湖西鄉尖山村	顯濟殿易見堂	√	
41	湖西鄉許家村	敦化社興善堂		
42	馬公市石泉里	朱王廟朱善堂		
43	馬公市光明里	東鳳宮自修社東鳳堂		
44	湖西鄉北寮村	保安宮修身社啓善堂		
45	馬公市鎖港里	坤元寺惠濟堂		

西衛吳家開澎始祖吳田公家譜



評論

顏尚文

主席、主講人、各位澎湖的先進，很榮幸來參加澎湖第二屆研究會，許老師這篇文章題目選得很重要。這方面做的人很少，澎湖是鸞堂很重要的發源地之一，找這麼重要的人物來做，是相當好的一個題目。在資料方面收集得相當詳細完整，事實上也是一篇很好的家族史、人物史。在架構上也能夠扣緊澎湖的背景、吳家的家族史、以及吳克文個人的生命史，扣緊他跟「福善堂」、「一新社」的關係，在架構上前面是沒有問題，如果在第五章能夠好好的發揮的話，應該更好。因為前面四章已經充分提供了吳克文的生命史，以及鸞堂的組織、他的活動、他跟澎湖各個鸞堂的關係，同時吳克文在善書的著作上，也收集得非常完整。如果能夠在第五章上面再發揮會更好。尤其這一篇文章，如果能夠把它放在澎湖的地域社會文化來看，會來得更好。

吳克文本身著作了二十一部善書，校對了六十九本，從他家族開始就可以了，他們的家族經過了五代的經營，跟澎湖的地域文化應該有很密切的關係。「福善堂」為什麼會落沒？為什麼文言文的善書比較沒有辦法進行，然後轉成白話文？這跟整個鸞堂的世俗化有關，應該可以朝這個方向去看。吳克文為什麼會在晚年的時候放棄自己的「福善堂」而去復興「一新社」？我想「一新社」是澎湖第一間鸞堂，是恢復澎湖的鸞堂主題。

總而言之，在第二章的家族史，第四章「福善堂」跟「一新社」的關係之後，這篇文章是可以往鸞堂的組織活動、鸞堂的活動信仰、鸞堂的組織身份背景分析著手，善本可以進一步分析裡面所建立的神學體系。因為這些書都可以看出它要教化人心，以及澎湖的上層精英文化如何轉到下層文化，如何去宣講，如何做一些轉化等等，因為澎湖是一個比較獨立、比較封閉的地方，可以把它放在澎湖的社會文化來看，更進一步來推展，謝謝。

自由討論

主持人余光弘：

非常感謝顏教授的評論，現在就請各位發言，每人一分半鐘。

觀眾一：

大家好，剛剛讀了許老師的論文，我覺得收穫很大，他花了很多時間，找了很多資料很珍貴，給我很大的啓發。關於吳克文爲什麼會跟鸞堂有接觸？當然許老師已經提供了很多的觀點，我覺得也都很好。但是裡面提到了一點，他的私塾老師沒有嫁人，吃齋、唸佛、學文學，吳克文跟她學了七年，會不會也受了他的老師的影響？

林子喻：

各位先進、主持人、大家好，目前我所知道，從十四、十五年前，我們跟他的鸞堂有接觸過，他的鸞堂後面還有很多的文化資產值得我們去開發，例如很多稀奇的植物，謝謝。

高啓進：

大家好。吳克文先生的字體很特殊，在澎湖的寺廟都立有聯柱。如果許老師也可以把這些調查出來，也許對你的文章有更好的幫助，如果能夠找到吳克文日治時代的戶籍謄本，也許會更好。

觀眾四：

講到吳克文，我印象很深刻，因爲吳克文跟我的父親是非常好的朋友，從小到大，我們每天都去「福善堂」拜拜。吳克文除了書法寫得好以外，他的文章很好、很會看地理風水、很會幫人家寫訃文，這是我對吳克文的了解，謝謝。

主持人余光弘：

吳克文是我的表哥，因爲我叫他的媽媽叫姑媽。我在寫馬公寺廟的時候訪問過他幾次。我覺得許老師這篇論文有一個缺陷，就是對吳克文爲什麼會變成鸞手的動機交代不清楚，這個我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提兩點出來。第一點，我們說久病成良醫，尤其是這種比較宗教性的治療者，由病者變成治療者。他十八歲的時候生病，是不是家裡面的人有去拜佛許願？這是一個可能。第二個，在西風東漸的時候，全世界的各民族遭到歐美國家侵略時，都有一種反動，就是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對抗，吳先生他以神道、社教的手段來教育民眾，這個心非常強烈，謝謝大家。

許玉河：

首先感謝顏老師對我的指正，的確在第五章寫得並不是很好，其次鸞堂在吳克文開展出來的組織活動，其實是受限於一萬字的限制。有關顏老師講的這部份，我都把它納入我的碩士論文裡面。其次，鸞堂跟澎湖的地域空間以及它的人際關係網絡，余光弘老師的《媽宮的寺廟》我讀過很多遍，顏老師的很多著作，我也讀過，都給我很大的啟發。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澎湖鸞堂最少有六十五座以上，善書超過兩百部以上，這些都是澎湖很好的鄉土史料。很多澎湖的寺廟都有吳克文所寫的碑文，最少有四十間以上，他所寫的聯對，我都有收集，只是沒有放進來討論。至於看風水地理，其實以前的讀書人什麼都會。我報告到這邊。